

光复南京之役为革命军提供地图

毛 丰

一九一一年（清末宣统辛亥年）秋，我在两江陆军测绘学校，甫经毕业正待分配出发，从事大地测量工作。八月十九日夜，武昌首义，邻省响应，我同学即暂停出发，在局静候观变。两江陆军测绘学校与江苏陆军测量局原是一个机构，我从测量学校毕业后，即在测量局任职工作，当时校址即局址，在南京三牌楼前陆师学堂旧址。

我平日不满清政府之专制腐败，久已倾向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。遂由同学张贻信介绍，与革命军地下工作人员秘密联系。其时两江总督为张人骏，驻防将军铁良，新军第九镇原驻南京城内，统制为徐绍楨。武昌起义后，张人骏疑新军不稳，徐绍楨态度不明，即把第九镇新军调驻秣陵关，把张勋的江防营辫子兵调驻城内及城郊附近，以防一旦有变，即可坚壁固守。

当时革命军总司令柏文蔚，以敌酋想恃固顽抗，作垂死挣扎，乃秘密部署秣陵关新军反攻南京。计划作战，必须军用地图，拟由我局藏图室设法窃取运送，我同学中参加秘密工作者为张贻信、高允昌及我三人。管理藏图室者为早期同学吴俊，经与吴君联系，亦愿意参加工作。于是决定由吴君就藏图室检取所需用地图，由我负责向革命军司令部秘密运送。司令部设在汉西门，为避免泄露起见，地点选择极为秘密，并且不固定。与我们负责联系者为

周鑫。他一人扮作小商贩，住在汉西门一个极简陋的小客店中。从八月底起，即开始运送地图，自秣陵关至南京近郊四周的五万分之一的小尺度图及狮子山、天堡城等处千分之一要塞详图，均先后检齐，陆续运去，每隔一两日或三五日运送一次。

三牌楼我局所在地点至汉西门周鑫所住地点距离有十余里之遥，沿途警岗甚多，尤其鼓楼巅顶有江防营辫子兵岗位，盘查来往行人。我每次送图多半是着学生制服，把图卷挟在肘腋间，有时步行，有时雇乘铁轮人力车，趁薄暮夜色将临时通过鼓楼岗。我故意从容缓行，辫子兵呼问手里拿的什么，答以学校用的画图纸，彼等粗蠢，其盘查目的，主要是手枪、炸弹等军火武器，见是纸卷，便不加注意了。有时也来把图卷拿在手中掂掂，重量不大，也就还你不问。除了辫子兵岗位外，其余警岗遇见学生装束，也较客气，很少拦阻过问，即问亦不认真为难。

局中藏图室之橱门窗户关锁极为谨慎严固，取图启闭虽由吴君担任，而钥匙则交由驻局长官保管。武昌军兴后，我局总办吴绍璘原是督署军事参议，其时因公驻留上海，局中工作停顿，图室橱窗门户，除锁闭外，并加贴封条，我等为革命军窃取地图，颇感棘手。经与吴君商量，乘驻局长官有事外出时，假整理图橱慎重封锁为名，取得钥匙用硬纸模剪钥匙式样，至外面请铜匠各配一把，乘驻局长官回家住宿或星期天不在局时，即启锁揭封，检取需要地图。封条用水湿，轻轻剔揭，揭后再用稀而不很粘的浆糊轻浮贴上，下次再揭则不费事，如有揭破者，则以预留之空白封条填贴。

风声逐渐紧张，行人在马路上通过岗位，盘查加严，因为革命军起事，皆臂缠白布为号，辫子兵搜查行人，遇有身藏白布者，即以为革命党，尤其青年学生，最犯嫌疑。我送图亦引起戒心，来

往经过辫子兵岗时，白手帕都不敢携带。时常闻有青年学生因身有白手帕被拘捕关押，兼有因此遇害者。幸司令部需要之南京周围附近地图，运送将齐。十月初，最后有图数幅需要送去，我改着便服，把图纸卷在破席中，扮成乡下人样子，走过辫子兵岗位时，故意向对面来的人问去汉西门是不是走这条路。就这样辫子兵并没有来拦阻，也就混过去了。

武昌起义后，各省各地陆续响应，报纸日有登载，人心振奋，都要争先阅读当天上海报纸。我留局同学，共有八、九十人，因为即将出发野外工作，都没有订购私人报纸，仅有公家的上海申报一份，每天黄昏报纸送到，无法分头阅读，只有临时推定一人，就寝室中间走道中电灯下，站在板凳上持报高声朗读，全部同学围绕站立静听，每听到某城光复了，某将领率部反正了，大家鼓掌欢呼，声震屋瓦。后来戒严令紧，上海报纸不能当日进城按时送到，有时隔日都阅读不到，同人焦急万状，遂由我亲至下关，与报贩联系，以重价隔日预定上海来的当天报一份，每日下午步行至下关候取。至九月底十月初，下关城门即闭而不开，每日即开一两次，为时甚短，于是每日出城买报亦即中断，一时消息沉寂，仅由我和张贻信同学轮番去周鑫处联系时获得一些革命进展消息。然以戒严日紧，沿途岗位不易通过，去汉西门亦非容易，我同学则大部分以困守非计，相率星散，留局者除我和张贻信、高允昌、吴俊四人外，又有愿意参加秘密工作陆续加入的曾庆槐、陶毅、殷焕文、过伦正、杨振南、潘祖义、吴斌荪等七人，共计十一人。

初，我和张贻信与周鑫联系起义军由秣陵关回攻南京，另组织敢死队临时内应。我们答应组成敢死队一小队，手枪、炸弹等武器由司令部供应。因此我们在局经常到操场甩掷石块，练习抛

掷炸弹。十月十二日黄昏，张贻信由汉西门回来，脸色惊惶而神态又甚兴奋。他说在周鑫处动身回来，因为有好消息告诉大家，且时间已晚，遂雇乘人力车，并嘱多加车资，加速快跑，经鼓楼顶岗哨位并未停顿，即行下坡，车夫因上坡，速度减缓，一经下坡，顺势下冲，速度特快。辫子兵即呼唤站停，是处坡度既大，而停顿不能，岗兵见车行不停，即开放一枪，子弹从我头旁擦过，车夫闻枪声格外吓得拚命飞奔，一口气到达本局门口，幸辫子兵没有追来。下车检视颈际大衣领上，已为枪弹穿一窟窿，是以现在犹心悸不已。所谓好消息，今天据周鑫见告，秣陵关新军决定十六日夜回袭南京，我们敢死队届时即作内应，所有应用的手枪、炸弹向司令部领出，并设法取备沿途可不受检查的通行证，于三日内至迟十五日由周鑫亲自送来，并布置如何与其他支队配合行动，告知临时暗号口令等。大家听了非常兴奋。

十三日起，我们在局颇形活跃，加紧练习投甩砖头、石块。对于这项练习，初时只求甩得远，后来渐求投得准，现在要求既准又远。不过投炸弹和使用手枪，大家都没有实际经验，所以心中不免有些紧张。十三、十四日守候周鑫未来，十五日盼望至下午尚不见到，我和张贻信沿途迎候。是时马路上行人甚少，无通行证的人已通不过鼓楼岗位，只得中途折回。是日我接家信，谓母亲患病，盼我速回，逆料时局紧张，父母挂念，故促我回去，我以紧要关头，不便轻离，即复工作平安，稍缓即回。十六日仍不见周鑫到来，大家心中惶惑，入夜不能安寝，夜半后隐约闻城南有炮声，意者秣陵关新军已回返南京。十七日城门紧闭不启，城中戒严益紧，马路上绝少行人。家住城内之同学潘祖义、陶毅、杨振南等已不能来局。城南交通隔断，传闻秣陵关新军回至半途被阻未能迫近城关，料知袭取南京计划未能实现。周鑫处情况必有

变化，一时又无法探得确实消息，而城中辫子兵和武装警察到处搜捕革命党人，三五成群到我局乱闯乱查，同人咸惊惶不安。时有我测绘学校教测量学之日本教习土方龟次郎住在邻壁小花园内，是夜同人即避宿土方老师寓内。十八日风声益形险恶，闻下关仪凤门有时尚开放难民出城，同人集议，我们手无寸铁，留在城内徒多危险，不如分别混出城去暂各分散回家，其混不出去而留城内者，则商请土方老师随时予以掩护隐蔽。于是我与同乡吴斌荪两人改换破旧便衣，步行到下关仪凤门，跟在难民群中，乘开放难民出城时混了出去。是时火车尚有不定时之班次开出，两人即乘火车到常州，各自回家。我到家见母亲小病已愈，合家欣慰。

未几，沿沪宁线之城市全部光复。苏州抚台程德全已反正，并率领军队开赴前线助攻南京。我到家住了几天，即接同学来信，谓进攻南京的地图尚不敷应用，现由我测量学校学长杨洪泰老师主持，在苏州沧浪亭召集我同学复绘翻印，运送前线应用。随即驰赴苏州沧浪亭。同学应约前来者有仇坚、杨初、徐权、黄锡祺、郭子杰、花春培等五、六人，询知当日留局同学除吴俊亦混入难民中出城回家外，其余过伦正、高允昌等数人则由土方老师借给日本和服扮成日本人，由土方老师率领，骗开城门，亦安全出城。在沧浪亭诸同人，由杨老师与抚台公署——即程德全反正后之司令部联系，将前线需用之地图再行复制，送至程德全与柏文蔚所部。我前所送由周鑫经手之地图，尚不敷应用，且有的须补充者，即用玻璃纸模绘，石印复制，需量少者，蓝晒应用，随到随制，随制随印，随印随向前线运送。不久，只听得捷报频传，同人精神兴奋，虽日夜赶忙，不觉疲劳。未几南京光复消息所至，人心欢快，我们绘印地图的任务胜利完成，即行分散。

我为急欲了解南京仓皇离散同学之现在情况及探访周鑫之消息，即由苏州径去南京。是时南京军队云集，广东、广西、浙江、江西等省北伐军均集合在南京。柏文蔚的军队驻扎在浦口，军司令部设在浦镇。我同学高允昌、张贻信、过伦正、陶毅、殷焕文等已在司令部参谋处工作，询知当日秣陵关新军因为械弹被张人俊扣发，雨花台又驻有重兵，故回攻南京未能得手。而周鑫即于是时运送手枪、炸弹给我们，中途被捕牺牲，同学黄均毅在城中纷乱时被岗兵捕去杀害，闻之悲愤不已。其时我测绘学校数学教员徐涛老师（系日本士官生）任某军第十团团团长，我和同学潘祖义前去看他，他嘱我们住到他团部并为我们安排工作，我两人即搬住十团团本部，帮助徐老师做些临时的文书杂务。

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成立中华民国，改用公历，以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。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，准备继续北伐，遂开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。我们因要继续贯彻革命的实际工作，而军事知识幼稚，乃与潘祖义及另一同学杨振南三人请徐老师介绍投考军官学校。三人均被录取，入军官学校肄业。校址在鼓楼南薛家巷暨南学堂旧址，校长金永炎，全校学员五百余人，分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五个兵种科。

一九六三年六月